

# The Study on the Polysemy of “Men”: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nalysis

Chengchieh Su<sup>1\*</sup>

<sup>1</sup>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52606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226767165@qq.com

##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depth examination of corpus dat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basic meaning of Men is the openable device to a building. Men extend the meaning of access to a building via metaphor, and further extends the meaning of access to an abstract concept via metaphor. At the same time, Men extend the meaning of the house via metonymy, and further extends the meaning of school via metonymy. Men extend the meaning of categories via metaphor. Most classifier usages of Men are produced via metaphor. 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Men is triggered by metaphor, metonymy, lexical replication, and context absorption. Men is developed from a full-fledged word into an affix, which exhibits the features of semantic abstraction and extension.

**Keywords:** Men, polysemy,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rpus analysis

## 多义词“门”的分析—从认知语言学入手

苏政杰<sup>1\*</sup>

<sup>1</sup>肇庆学院, 外国语学院, 肇庆, 526061, 中国

\*通讯作者。电子信箱:2226767165@qq.com

## 摘要

本文通过语料库检索, 考察“门”的语义延伸过程, 并以认知语言学理论诠释。“门”的基本义是建筑物能开合控制出入的装置, 借着隐喻, 延伸出建筑物的出入口, 再借着隐喻延伸出抽象概念的出入口, 例如: 途径、关键。同时, “门”借着转喻延伸出“家”的概念, 再借着转喻延伸出学派、宗派。“门”透过隐喻延伸出类别。“门”的量词用法大多是在隐喻机制下产生。“门”的语义受到了隐喻、转喻、词汇复制、语境吸收等机制影响。“门”由实词虚化为词缀, 展现了语义抽象化、词义泛化等特征。

**关键词:** 门、多义词、认知语言学、语料库分析

## 1. 前言

多义词的研究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多义词现象进行论述,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多义词的认知研究也在不断地扩展与深化。本文将汉语多义词的研究限定在认知语言学的视域内, 对汉语多义词“门”的语义构建问题做出考察与分析。

有关“门”的研究, 已有许多学者投入(周日安、邵敬敏2007, 张谊生2007, 刘云2008, 宋平润2009, 游玉祥2011, 党兰玲2011等)。这些看法可以概括为三类, 下文对这三类主要分析进行回顾。

周日安、邵敬敏(2007)通过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说明“X门”的用法[1]。人们给事物分类是按照原型或自然范畴进行的, 原型就是范畴中最好的例子, 是范畴化认知的参照点。例如, 常见的鸟类麻雀是“鸟”范畴的原型, 而隶属度低的企鹅只处于这个范畴的边缘。“水门事件”的过程、性质、结果、意义与影响等内涵信息经过抽象加工后, 浓缩在语素“门”中。“门”从本义城门、闸门、门坎、门环中分化出来, 成为从原型事件中提取的、负载着原型内涵的一个专业化标记。宋平润(2009)指出, “X门”不仅在语义已经失去了其本义,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而且在语法意义和构词能力等语法功能方面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逐渐成为了一种隐喻性附缀[2]。“门”可以指入口处的关闭装置。党兰玲(2011)认为, “××门”的泛化是由模因机制

和经济原则所引起 [3]。模因(Memes)是1976年由理查德·道金斯在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所提出的。何自然、何雪林(2003)将memes翻译为“模因”[4]。模因(memetics)是一种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它指文化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相互模仿、散播开来的思想或主意,并一代一代地相传下来。基因是通过遗传而繁衍的,但模因却通过模仿而传播,是文化的基本单位。自轰动一时的“watergate(水门事件)”一词成为政界丑闻之后,-gate所嫁接的新词频频出现,例如debategate(辩论丑闻)、irangate(伊朗门事件)。*-gate*作为词缀就这样固化下来。之后gate作为一个模因因子通过诸多模因复合体被广泛复制传播,提高了能产性 [5]。

前人的研究对“门”的用法进行了探索,遗憾的是未能详细说明“门”的语义发展,对于语言学理论的引援与探讨也较少。在前人的基础上,本文针对“门”的语义延伸进行论述。文章首先由语料库考察,对“门”的用法进行梳理,接着分析“门”的语义引伸过程,并通过认知语言学理论阐释“门”的语义泛化及其特征。本文采用的语料取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CCL网络版语料库以及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古代汉语语料库。文章分四部分,首为主题说明,说明研究的主题内容以及文献回顾,继者为语料考察,三为认知语言学分析,并作讨论与说明。最后为结论。

## 2. “门”的用法考察

“门”的本义是在建筑物出入口处所设可控制开关的装置。“门”的名词用法已见于先秦时期。例如:

- (1) 一扇曰户,两扉曰门。《慧琳·一切经音义》
- (2) 门,人所出入也。《玉篇·门部》
- (3) 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 (4) 羌众溃,东奔,复聚射虎谷,分兵守诸谷上下门。《后汉书·段熲传》
- “门”的名词用法在现代更是常见。
- (5) 连续打开三座不锈钢门,才走进屋内。
- (6) 一路他跑到学校,发现门已经关了,心想:一定是开始上课了。
- 后引申为形状或作用像门的物体。例如:
- (7) 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括通天有一门《杜甫·望岳》。
- (8) 下至穴增土增门老婢,亦相惊怪。《欧阳修·与尹师鲁书》
- (9) 谨守四门,眼耳鼻口。《清沈浮浮生六记·养生记道》
- 门是出入口,因此引申为途径、关键。例如:

- (10) 臣闻道民之门,在上所先。《商君书·君臣》
- (11) 独知守其门。《淮南子·原道》
- (12) 这次的导览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入口与门径,并藉此进入江定宇的作品中去。
- “门”可指房屋的出入口,因此延伸出“家”的意思。“家”引申指家族、门第。
- (13) 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
- (14) 唯能是寄,不必拘门。《北史·刘昶传》
- 由于古代乡里多于家中设立家塾讲学授徒,“家”又引申为学派、宗派、师门。例如:
- (15) 论者皆云:孔门七十子之才胜今儒。《论衡·问孔》
- (16) 今我亦如此,愚蒙不及门。《唐·白居易·养拙》
- (17) 透过尚音而入古典音乐之门的这些学生,毕业后有能力回来消费,常主动要求按定价卖。
- 由门户的不同引申为类别。
- (18) 涂分流别,专门并兴。《后汉书·儒林传赞》
- (19) 靡所不具,书目以甲乙分十门。《陶宗仪·辍耕录》
- “门”的量词用法出现的时间不晚于宋代。
- (20) 一门骨肉散百草,安得无泪如黄河。《宋·王安石·胡笳十八拍》
- (21) 今日特到他家去,一来去忘妈儿,二来就提这门亲事。《元·关汉卿·救风尘》
- “门”衍生出的现代量词用法相当多元。
- (22) 大学里令人印象最深的课程是英语电影欣赏这门课。
- (23) 管理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
- (24) 如今我又重新为你找了一门亲事。
- (25) 他刚办好一门生意。
- (26) 报纸广告写的一门很好的门号价钱好几万。
- (27) 懂一门语言可以带来的收入并不多。
- (28) 这真是人生中最难的一门学问。
- (29) 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
- (30) 大炮增加到近一百门,包括能发射五十磅重炮弹的远程舰炮。
- “门”作为动词,表守门。动词“门”萌芽于先秦,现今已少见。
- (31) 门,守也。《广雅·释诂三》
- (32) 一人门于句疆,一人门于戾丘,皆死。《左传·文公十五年》
- “门”亦有语助词用法,相当于“么”。
- (33) 半金勾新月浸牙斗木,犹记东华年少那门相。《宋·陈允平·南歌子·茉莉》

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门，估量之辞。即这么、那么之么。”语助词“门”在文献上十分少见，现已消失。由于“门”的动词及语助词用法与本文无关，下文不予讨论。

### 3. “门”的语义延伸

语言学往往是语言学家基于演绎的方法论对语言现象提出的描写、分析以及理论概括。语言学将语言作为一种完整的体系来研究，目的在于寻找规律、解释语言。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而认知科学是一门综合科学，由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等多学科组成的交叉学科。人类思维的结晶是语言，语言是人类表达观念和思想的方式之一，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认知语言学一方面运用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语言现象，另一方面又通过语言现象来揭示人的认知能力(王寅 2006、Taylor 2003) [6-7]。

传统的语言学观点认为多义词的词义是固定的、孤立的，忽视了语言内部系统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认知语言学认为多义词(polysemy)各个义项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一方面这些义项的不断拓展反映了人们在客观世界中的体验的不断发展和对周围世界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多义词的中心义项与其他义项的联系也反映了认知语言学中的经济原则和省力原则(Lakoff & Johnson 1980) [8]。

承上讨论，下文从认知语言学来谈“门”的语义延伸。“门”的基本义是建筑物能开合控制出入的装置，其语义延伸主要是透过隐喻及转喻。Lakoff & Johnson (1980) 提出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认为隐喻是以体验论(experientialism)为中心的推论，本质即为以一类事物去理解及体验另一类事物。仅由语义特征之组合并无法明确界定某个词汇的意义，语义的概念应是涉及各种相关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的背景知识以及其后复杂的认知结构，因此认知域不只包含人们观察得到的实体人、事、物之属性，还应包括心理状态、文化习俗及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

认知语言学认为一词多义的产生是通过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的方式实现的。隐喻是透过不同概念域之间的某种相似性来相互连结，也就是藉助已经熟知的概念来建构另一个不同的新概念。在隐喻运作过程会牵涉到两个概念：用来当作类比的原有概念称为源域(source domain)，而被描述的新概念则称为目标域(target domain)，多义性常常就是由人类认知中具体的源域映射(mapping)到抽象、未知的目标域所引发的。隐喻是一种普遍的认知机制，透过不同认知域的相关性，而以实喻虚的方式体现在词义的发展上，使得同一词形联系着数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意义。越基本、使用频率越高的词汇越容易引发隐喻。另一方面，转喻是利用同一认知域内两个元素的相关性来进行比喻(如部分与整体、控制者与被控制者、行为反

应与情感、地点与事件、容器与内容、材料与物体、生产者与产品等)。简言之，隐喻是指来源域与目标域两个认知域之间具有相似性，而转喻侧重在两个认知域之间的相关性 [9]。

“门”借由隐喻，延伸出建筑物的出入口，再借着隐喻延伸出抽象概念的出入口，例如：途径、关键。同时，“门”借着转喻延伸出“家”的概念，再借着转喻延伸出学派、宗派。“门”则是通过隐喻延伸出类别。“门”的量词用法多用在抽象事物。量词用于婚事，因此是“家”透过隐喻延伸出来的。古时嫁娶注重的就是门当户对，因此有“家门不幸”、“娶进门”的说法。“门”用于课程、知识领域的计量，是由“宗派”所延伸出来的。因为许多知识的学习是需要到老师家去请教的，故有“入门弟子”的说法，可见进入“师门”就代表成为这个学派的一员。

“门”由实词进行语义延伸，发展出抽象概念出入口如“窍门”，由“家”引申出“师门”，展现了语义抽象化以及泛化。从“窍门”、“师门”的用法可以看出，“门”的语义延伸背后逻辑是，进去特定领域中进而了解特定领域中的事物。

“门”的意义抽象与泛化，丧失了原有的形态特征或功能，经历了功能和范畴的转移。“门”在汉语中本是一个较常见的词根，例如：门口、大门等。

“门”也可以作为词缀使用。例如，“佛门”、“空门”等，在这些词当中，“门”不再具备原来实在意义，只是虚化成一个后缀。“空门”指佛教，因佛教认为世界是一切皆空的。“门”在此仅作词缀的用法，丧失原本的实义。然而作为一个词缀“门”，它是仿照英语中的“gate”而产生的。

近年来，丑闻或是具有争议性的新闻，往往都称做“XX门”，例如：短信门、哈欠门、跳楼门、诈捐门、艳照门、欺诈门等。“XX门”起源于美国政治丑闻“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后来称呼那些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水门”的英文形式是“watergate”，这是一个复合词，由“water”和“gate”两个实词构成。它们之间是偏正关系。以“gate”作为词缀的新词十分常见，例如：irangate、zippergate [10]。

“XX门”起因于语言接触 [11]。“XX门”的词缀化受到了英语词缀“-gate”的影响 [12]。“XX门”的产生并不是语音借用(borrowing)所造成，而是一种语言间的“词汇复制”(lexical replication)(Heine & Kuteva 2010: 87) [13]。根据Heine & Kuteva (2010)的看法，“词汇复制”和语音“借用”(borrowing)明显不同。汉语一直存在着“词汇复制”。例如，“国际化”、“现代化”等词语派生自后缀“化”，而“化”其实译自英语的-ization [14]。

“XX门”中“门”已出现意义的引申和泛化，并且其附加意义逐渐凸显。意义由中性变为贬义，体现了“丑闻”这一评价义。张谊生(2007)进一步列举了“XX门”有“负面消息”、“轰动效应”、“处境尴尬”、“意外曝光”、“公众人物”、“恐非属实”六项内涵义 [15]。而这些语义很大程度是由于“门”吸收了语境义(absorption of context (Bybee, Perkins & Pagliuca 1994)所导致 [16]。

#### 4. 结论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有关“门”的多义现象。通过具体实例分析“门”的语义延伸过程。“门”的语义延伸受到了隐喻、转喻、词汇复制、语境吸收等机制影响。“门”由实词虚化为词缀，也同时展现了语义抽象化、词义泛化等特征。文章依然存在许多研究空间。例如，我们未以定量统计的方式，标注各个用法的出现次数、比率。又由于管窥筐举，论述中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对“门”的考察尚需更多的语料进行考察和解释，才能对“门”进行更完整、更深入的解释。

#### References

- [1] Zhou. Rian, Shao. Jingmin, The Categoriz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British-American Prototype Mark “Men”.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4) 2007, pp. 43-47.
- [2] Song. Pingrun, 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emantic Metaphoring of "X Men", *Modern Chinese* (18) 2009, pp. 34-36.
- [3] Dang. Lanl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XX Men of Media Language, *Journalism Lover* (6) 2011, pp. 21-30.
- [4] He. Ziran, He. Xuelin, Memetics and Social Usage of Languag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2) 2003, pp. 200-209.
- [5] You. Yuxiang, Semantic Information and Cognitiv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X Men" Construction,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4) 2011, pp. 45-49.
- [6] Wang. Y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6.
- [7] Taylor. Joh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8] Lakoff. George,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9] Langacker. Ronald,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 I*,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0] Xia. Yu, Xie. Jieyu, Brief Analysis of Semantic Bleach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Men”, *Journal of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 2011, pp. 138-141.
- [11] Wu. Fuxiang, Some Typological Features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Change of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6) 2005, pp. 483-494.
- [12] Brinton. L, Traugott, E,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3] Heine. Bernd, Tania. Kuteva, *Contact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Contact*, ed. by Raymond Hickey,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0, pp:86-105.
- [14] Wu. Fuxiang, A New perspective on Grammaticalization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3) 2009, pp. 193-206.
- [15] Zhang. Yisheng, The Suffix of “X Me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pplied Linguistics* (4) 2007, pp. 39-47.
- [16] Bybee. Joan, Perkins, Revere, Pagliuca, William,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